



五代史演义

蔡东藩·著

二月河·序



蔡先生的这部书，从文学上看去，只能说是中平之作，但，它是一座矿山，山一样的巍峨，中有茂林修竹，流泉飞瀑，内含煤铁金玉，自然也有土，有毫不起眼的砂石，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，前面说过，它不是应遑命评论应运而生，而是应时而生，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，新时代还在阵痛时，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，可以听为挽歌，也可以看作新时代的催生符，从实效意义上看，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排版体字的廿四史的，不能，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，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，要绪，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引导你入门，且是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从这个意味上说，真的是厥功甚伟了。

二月河

五代史演义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蔡东藩 / 著

二月河 / 序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代史演义/蔡东藩著. -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3.11
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)

ISBN 7-5039-2410-1

I. 五… II. 蔡…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0737 号

五代史演义
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)

著 者 蔡东藩

责任编辑 仲 江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,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,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30 插页 40

字 数 430 千字

印 数 5001 - 8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410-1/I·1109

定 价 4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总 序

·二月河·

长时期以来，“成分”的阴影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徘徊。封建时代，有士大夫、庶人、农工商、地主、佃户、贱民种种“阶层”，或者叫“阶级”。对待各个阶层，使用法律不一，政治待遇不一，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，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。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政治、经济、综合国力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、大改观，惟独“成分”这意识存在依然。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封、资、修”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，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“存在”，且是势头不减，愈演愈烈，生命力鲜活。从深层次原因上说，窃以为这就是“文革”的重要成因之一。从根本上认识、解决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。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，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，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、健康起来。

“成分”这种社会政治理念，反射在文学领域，构成了文学创

作的一边倒和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。一部作品出来，首先拷问它是“香花还是毒草”。肯定了它“没有问题”，然后再说别的。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，就是服务对象的单纯：为下里巴人而创作，“阳春白雪”便受扼制。很简单，倘若你只爱春天，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、菊花与梅花。本来，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是真善美、爱与死，夺人魂魄，陶人性情，增人学养，冶人操守，这种种功能未必样样都与“无产阶级”、“贫下中农”这些阶级成分挂钩。即使是无产阶级，也有一个学习的任务，有提升素养、接受人类美好灵思的必要。事情一旦走向绝对化，必定的后果是“过犹不及”。

老实说，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三里湾》及《苦斗》这些创作都是十分精良的；柳青、赵树理、欧阳山、曲波这一大批作家，都是十分了得的。但由于这种创作理念的局限，在文化枯竭、无别的书可读的情形下，读者选择了它们。它们也有耀眼的辉光，也有大批量的呼拥读者。但是，这只是一时之作，难以永恒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它本来就是为这“一时”服务的作品。

今天翻翻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，浩然的艺术才华仍在熠熠闪烁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有的学者反感样板戏，其实样板戏也自有它们怡人的风采，这些学者一听就掩耳，那心里暗示的是腻味反感“文革”这场伤情事。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怎样？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受“阶级说”的影响较少，《李自成》的前两卷我看仍是旷世绝唱，但后来变成“阶级歌颂”，“高、大、全”地表述这个农民领袖，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。

这些才华洋溢的作家们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？一则是“应人”之作，服务的对象狭小，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；二则是“应时”之作，“时过”自然“境迁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真个是“求仁得仁又何怨”！

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？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：“作家好比是木头，评论家则是木耳。”我以为孙荪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、太善良了。若说“评论家应该是木耳”，似乎更贴切一些。因为事实上，木头不仅生木耳，还会生蘑菇，生野草，生苔藓……向木头上钉钉子，用斧子劈它

成柴，锯成锯末……可以说都叫“评论”。

生木耳，是于人有益的，可以做美味进食，营养作用颇多，但用刀、斧、锯这类利器去评论，得到的是什么？木头们畏惧斧钺加之，就会一律按预先允许的“规范”去生长，这样去要求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花们长出去前就先要想：我不依“政治标准”长出去是什么花？恐怕连狗尾巴草也不是！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“毒草”呢？

文学艺术，它的功能决不仅仅是“歌颂”和“暴露”，它还有“告诉”、“讽刺”、“调侃”、“和息”、“要求”、“给予”……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。用了“政治标准”这把惟一的尺子，不是这，便是那；不是拥护，肯定就是反对。表述了改革家、工人农民“火热”的生活，农民起义，那就是“主旋律”，否则，你的嗓门天赋高了，不单不当你是帕瓦罗蒂，还会当你是“噪音”，掩耳而走，甚或“吾虽不及师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”，当你别有用用心也可未知。

用“政治标准”衡量蔡先生的这部书怎样？它既不是“纯文学”，也不是“雅文学”；它不是纯历史，又没有虚造历史；它有歌颂，也有暴露，更多的却是“告诉”、“讽劝”，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。它绝对不可能被我们高层象牙塔尖端的评论居要津者列入“先进文化”的书目里头。

它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，是中国独有、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和表述。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“绝版”了。我的估计，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。

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，这可能与我们的“敬惜字纸”的民族习惯有关。除了历史，还有野史、私史、笔记、日记……配合这一系列庞杂的体系佐证和辅助或匡正纠谬的资料，还有小说、诗词、说部、传本……直到民间流传的演义故事、书摊、小曲、民歌、鼓儿哼……种种文学与艺术的烘托，众星捧月地簇拥出“二十四史”来（清史尚是“稿”，未能定正）。倘没有绝大学识、绝大胸襟器量、绝好智商与精力，要做蔡先生的这番事业，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歌德巴赫猜想般困难，或者是“骑自行车上月球”那样的妄想。

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部书的。你说他有某种超阶级的



倾向，那倒是实话。蔡先生是个好老师，他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、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，顶多偶尔地、很温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绪——余下更多的，是给读者以思考判断的空间。

一部好的历史实录，何尝不可当做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？荆轲刺秦王，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，那种肃杀，秋高凛冽，壮士义行必死的悲壮，慷慨赴义的情致，是极致的文学描摹。《廉颇蔺相如传》是史记正述。“相如因持璧（和氏璧），却立，倚柱，怒发上冲冠，谓秦王曰……”后来见不少辞书注释里说“怒发冲冠”一词出自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这都是不读史书的过。

一部好的文学作品，同样可以看作是历史真实的文学诠释。《红楼梦》就是这样，它不以一朝一代一兴一替为局限，表现的是中国封建历史的整体形态，代代都是这样，这是事实！

然而，好的历史书，好的小说，偏偏都不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。贾宝玉是哪个阶级的？曹雪芹歌颂了，赚了三百余年无数人的眼泪。就因为它真实，或者说“实事求是”。

这是蔡先生的追求，他不说假话，也不说曲阿的话。他所演义出来的故事，都在史据中斑斑有考。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；以逸闻为纬，不尚虚诬。徐懋功未作军师，李药师（靖）何来仙术？罗艺叛死，乌有子孙？叔宝（秦琼）扬名，未及儿女。唐玄奘取经西竺，宁惹妖魔……则天淫秽，不闻私产生男；玉环伏诛，怎得皈真圆耦？种种谬妄、琐褻之谈，辞而避之。”只有这样严肃谨慎的人，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。

然而，我们似乎并不珍惜这些仅存的文史学。还在用“阶级论”这把尺子在量，用斧子去砍它们。

记得在“文革”期间，那些红卫兵们曾经有过一个设想，用农民起义的斗争史取代帝王将相的封建史。想是想，真的做起来，他们还是傻了眼。整个的二十四史中，农民起义只能看做是历史的一种“现象”。这个朝代有，那个朝代也有，支离破碎各自在那里，根本行不成历史的连贯和接绪。我猜“儒法斗争”的那段历史观表述，也是一种很无奈、很勉强地在生拉硬扯表现“阶级斗争”史观的做法罢了。蔡先生的这部堪称“通史演义”的书当然

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，受到冷落也在情理之中。

中国的文化中糟粕很多，其中有些东西很要命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中含有的“落后量”和“落后质”。但是不是落后了便应轻视、蔑视呢？这需要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认真思考一下。一只乾隆笔筒，放在现在的书架上，和《大不列颠词典》一处，是增色还是减色？一架春秋“水洗”，已不再用来洗手，是保存研究，还是捧出去卖了铜器？就算碰碎了，比如钧瓷，已经极难见到完整的器皿，但在钧瓷窑址未发现之前，碎片与黄金等价。

我以为，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，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，一是它是否拥有读者，二是它是否拥有时间。二者倘居其一，即是具备“素质”的作品。什么是“素质”？它也可能是进步的，也可能是落后的；但它即使是落后的，也是有价值的，倘二者皆具备——即使它是“反动的”，也是永恒的，无法消灭的。谓予不信，可以看看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蜃楼志》一类作品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两部作品的主旨是陈腐的、落后的，但是，无论什么样世界观的评论家，你可以说三道四，可以恨之人骨，可你就是消灭不掉它！因为它的内在有着永恒的美，无阶级、无意识的“芳情只自遗”，践踏成泥“依然香如故”。

啊，我们在审美时，总是在辨认哪是香花，哪是毒草。我们总是通过显微镜、放大镜和化学试剂在观赏自然，这样做不累吗？安徒生童话里讲了一个故事：一座烧焦了的房子，旁边盛开着一丛绚丽的玫瑰。画家走过来，他感动了，便在旁边写生创作。倘这样问，这画家他是在为贫下中农作画，抑或为地主阶级？问话的人是否有毛病？我们警惕得是否过分了？看见一部作品，倘是写“要人”的，立刻联想到它是否“利用小说”来反党？写知识分子遭遇的，是不是“在讽刺”党的政策？写“三家村”的就是在组织什么小集团，写海瑞的那是为某某翻案。《水浒》是写“投降”，《三国》呢？是“英雄创造历史”……过敏得像得了神经病，脆弱得像系一根黄瓜或者“琉璃扑棱”儿。

蔡先生这部书的题材是写帝王将相为主的，和所有的旧知识分子一样，他无法避免一些陈腐的、落后的甚至是“反动”的东



西。“反动”是否一定就坏，“革命”是否一定就好，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。但蔡先生的这一系列确实做到了“两个拥有”，并还要“拥有”下去。我看它的生命力起码比我的书要强。从实效意义上看，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。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排版繁体字的“二十四史”呢？不能。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。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，要绪，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，且是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真的是“厥功甚伟”了。

我是反感成分论的。无论从社会学概念，还是以文学评论界定标准，统都反感。看到现在一些评论家：你写一个海瑞式的正直官员，他说你在宣扬清官；你写一个忠于国家爱人民的志士，他说你歌颂“愚忠”；你写帝王将相呢？你是在颂扬“君权统治”，是“封建余孽”，是“奴才”……还是安徒生那则童话，画家是此意识，麻雀们又是彼意识，“吱！那有什么画头？那不过是些红的和绿的堆起来而已！吱！”

帝王将相不可以歌颂吗？歌颂他们便是反民主？我看不能这样说。我不能同意，用今天西方洋大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的中国，甚至我们现在的中国。只要走在历史上曾经对改善当时人民生活，对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，对巩固当时国家和平统一、文学艺术昌明，对当时民族团结曾经做出过积极努力和贡献的人，无论李世民、雍正、李白、辛弃疾，抑或毕昇、黄道婆、蔡伦、郑和……就是要歌颂，管你说什么！

蔡先生的这套书，从文学性上说，只能说是“中平之作”。它是一座矿山，山一样的巍峨，中有茂林修竹、流泉飞瀑，内含煤铁金玉，自然也有土，有毫不起眼的砂石。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。前面说过，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，而是应时而生。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、新时代还在阵痛时，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史，可以听为挽歌，也可以看做新时代的催生符。这岂是几个在沙龙里坐唱，坐看别人辛苦，封就了自家是文坛盟主、骚坛执牛耳辈所能为！

是为序。

2003年10月

自序

读史至五季之世，辄为之太息曰：“甚矣哉中国之乱，未有逾于五季者也！”天地闭，贤人隐，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。其狡且黠者，挟诈力以欺凌人世，一或得志，即肆意妄行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铤而走险，虽夷虏犹尊亲也；急则生变，虽骨肉犹仇敌也。元首如弈棋，国家若传舍，生民膏血涂草野，骸骨暴原隰，而私斗尚无已时，天欤人欤？何世变之亟，一至于此？盖尝屈指数之，五代共五十有三年，汴、洛之间，君十三，易姓者八，而南北东西之割据一隅，与五代相错者，前后凡十国，而梁、唐时之岐燕，尚不与焉。辽以外裔踞朔方，猾诸夏，史家以其异族也，而夷之。辽固一夷也，而如五代之无礼义，无廉耻，亦何在非夷？甚且恐不夷若也。宋薛居正撰《五代史》百五十卷，事实备矣，而书法未彰。欧阳永叔删芜存简，得七十四卷，援笔则笔，削则削之义，逐加断制，体例精严。既足声奸臣逆子之罪，复足树人心世道之防。后人或病其太略，谓不如薛史之渊博，误

矣！他若王溥之《五代会要》，陶岳之《五代史补》，尹洙之《五代春秋》，袁枢之《五代纪事本末》，以及路振之《九国志》，刘恕之《十国纪年》，吴任臣之《十国春秋》等书，大都以裒辑遗闻为宗旨，而月旦之评，卒让欧阳。孔圣作《春秋》而乱贼惧，欧阳公其庶几近之乎？鄙人前编唐、宋《通俗演义》，已付手民印行，而五代史则踵唐之后，开宋之先，亦不得不更为演述，以饫阅者。叙事则搜证各籍，持义则特仿庐陵。不敢拟古，亦不敢违古，将以借粗俗之芜词，显文忠之遗旨。世有大雅，当勿笑我为效颦也。抑鄙人更有进者，五代之祸烈矣，而推厥祸胎，实始于唐季之藩镇。病根不除，愈沿愈剧，因有此五代史之结果。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，而军阀乘权，争端迭起，纵横捭阖，各戴一尊，几使全国人民，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，抑何与五季相似欤？况乎纲常凌替、道德沦亡、内治不修、外侮益甚，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。殷鉴不远，覆辙具存。告往而果能知来，则泯泯棼棼之中国，其或可转祸为福，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扰乱也欤？书既竣，爰慨然而为之序。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，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。

五代世系图

梁

①太祖朱温 更名晃；在位六年

②末帝友贞 在位十一年

唐

①庄宗李存勖（勳） 在位四年

②明宗嗣源 在位八年

③闵帝从厚 在位一年

④废帝从珂 在位二年

晋

①高祖石敬瑭 在位七年

②出帝重贵 在位四年

汉

①高祖刘知远 更名晟；在位二年

②隐帝承祐 在位二年

周

①太祖郭威 在位三年

②世宗荣 在位六年

③恭帝宗训 在位一年

五代十三主共五十三年。按列年数应得五十七年，惟易代时尝同年改元，故实数止五十三年。

唐

朝末期，藩镇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。907年，唐宣武节度使朱全忠逼唐哀帝禅位于己，建立了后梁，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。从907年到960年相继统治中国黄河流域的有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个朝代，史称五代。与此同时，南方也先后出现了前蜀、吴、闽、吴越、楚、南汉、南平、后蜀、南唐等九个割据政权，再加上在山西建立的北汉，史称十国。“五代十国”是中国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再度陷入分裂混乱的时期，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，五代十国时期，由于北方战乱频繁，全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，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比较发达，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。这一时期，起于唐代的词开始走上兴盛阶段，书法、绘画领域的成就也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对北宋乃至后世都有较大影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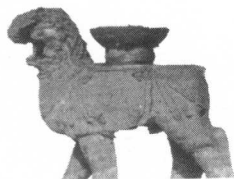
这

是一幅敦煌石窟中的五代壁画。画中的乐舞场面，热烈欢快，洋溢着浓烈的喜庆气氛。画面中间的舞者，飘带曼舞，渲染出舞姿的轻盈婀娜，较之一般仕女画的“吴带当风”，这里的线条处理更多地带有西域文明的色彩。



刁

光胤（约 852~935），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人。擅画山水、竹石、花鸟。唐末避乱蜀中，一生作画，八十高龄尚为成都大圣慈寺作壁画。黄筌、孔嵩等人皆得其亲授，并相沿形成了贯穿五代、北宋的黄氏画风，在宋画院被视为程式。其所画花鸟色彩饱满，古趣盎然，当年蜀人收得其画，视做“传家之宝”。



这

幅出自河南温县慈胜寺的五代壁画中的菩萨体态丰盈、面目雍容、衣着华丽、神情端庄，完全一副唐风模样。衣裳轻飘，长衫曳地，衬托着人物平添一派妩媚华美。由此可见，五代去唐不远，遗风犹在；然而继往开来，已经昭示了宋人佛像世俗化的先兆。此图现在美国堪萨斯纳尔逊·阿特金斯美术馆。



黄

筌 (?~965)，字要叔，成都(今属四川)人。五代后蜀画家，其作品多描绘宫廷中的异卉珍禽。画鸟羽毛丰满，画花绮丽工致，勾勒精细，几乎不见笔迹，而以轻色染成，谓之“写生”。《写生珍禽图卷》是黄筌传世的惟一作品。此图画各类飞禽、昆虫、龟等二十余种。形象准确生动，笔法工细，色调柔丽协调，可看出写生功力之深。构图无一定章法，鸟虫互不呼应，画左下方署小字一行“付子居宝习”，当为传世习画范本。后人称黄筌的作品“富艳生动，旷古无对”，“自古写生家无逾黄筌”，可谓评价甚高。

